

拉美政治

浅析墨西哥选举制度改革历程 及其影响*

王文仙

内容提要：二战后的墨西哥历届政府致力于渐进性选举制度改革，扩大反对党的参政空间，旨在维护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合法地位。1946年《选举法》奠定了墨西哥现代选举机构的基础，1977年选举改革大大推动了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经济转型时期的选举改革意在解决不断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仍然相对封闭的政治体制之间日益不对称的问题，增加选举的透明度和对选举进程的监督。1996年塞迪略政府的选举改革朝着自由和公正又前进了一步，为反对党参政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并且结束了总统候选人“指定制”。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带来两个重要影响：一是有利于墨西哥从一党霸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变成竞争和多元政党体制；二是有利于维持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稳定，而且2000年大选时的执政党更替也没有造成政治制度的断裂和社会动荡，呈现出政治成熟和民主国家的平稳化特点。只有深入理解选举制度改革的历程，才有助于理解今天墨西哥的选举式民主。

关键词：墨西哥 选举法 选举制度改革 政党合法性
选举民主

作者简介：王文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8) 02-0126-12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近代以来国外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专项研究”亚非拉子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二战后，墨西哥开始进行渐进性选举制度改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保障了墨西哥政治变革的平稳实现，避免了在政治变革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①。墨西哥的政治稳定与其他发生军事政变的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解读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本文在吸收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②，充分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以长时段选举制度改革历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选举制度改革的动因、改革的内容，以及改革措施带来的成效，探析选举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以期深化理解当今墨西哥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趋势。

一 1946年《选举法》：现代选举制度改革之肇始

一般认为，1946年《选举法》奠定了墨西哥选举制度的基础，开启了墨西哥现代选举制度改革。该选举法的产生不仅与国内背景有关，也与当时的国际大局势相呼应。

就国内政治环境而言，可以追溯到1940年总统继任引发的叛乱。1940年卡德纳斯总统即将卸任，面临下一届总统候选人问题。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考虑，卡德纳斯总统支持卡马乔将军（1940—1946年），使后者成功竞选新总统。但是选举过程中爆发了叛乱活动，当时的竞选者阿曼萨对选举结果强烈不满，认为选举过程存在舞弊行为，从古巴、美国等地组织了一支反抗力量发动叛乱，最终被墨西哥政府平定。这次选举波折说明墨西哥还深受军事政变阴影的负面影响，为1946年《选举法》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1945年年末，墨西哥国内存在多种政治势力，除墨西哥革命党（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外，还有国家行动党（1939年成立）等几个政党。卡马乔总统想从中调和，决定将全国各级政党严密组织在一起，完善选举制度，加强政府对选举

^① 参见袁东振：《论墨西哥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内容提要”部分。

^② 主要代表性成果：杨仲林：《墨西哥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6期；周晓慧：《墨西哥政治发展的历程——拉美政治发展的一种模式》，载《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3期；曾昭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关于墨西哥政治改革的几点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6期；袁东振：《论墨西哥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徐世澄：《世纪之交墨西哥政党政治制度的变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王翠文：《墨西哥的选举改革与政治开放进程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张伟：《简析墨西哥总统制的演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2期。

的监督,以便有效控制反民主的政治行为。从国际背景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冷战格局正在形成之中,美国把墨西哥视为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之一,希望墨西哥实行政治民主化。为了迎合美国的反共需要,选举改革也势在必行。

为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卡马乔总统将墨西哥革命党改组为革命制度党(PRI),并于1946年1月18日颁布《选举法》(*Ley Electoral Federal*)。选举法的主要内容有:成立联邦监督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程序;委员会由6人组成,分别来自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全国性政党,各两名代表,由内政部长任主席^①;规定只有具有全国性政党资格的政党才能参加选举;参选政党必须进行登记,由内政部决定其是否合法。后又明确规定参选政党的党员人数不得少于1万人,至少在全国2/3的州有其组织,且每个州的党员人数不得少于300人。1946年《选举法》是“墨西哥政治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为墨西哥政治生活进一步制度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取缔了有可能导致选举暴力的各种组织形式,而且也为墨西哥过渡到文官政府奠定了基础”。^②

从1946年《选举法》开始,“选择性登记”口号取代了“有效选举”,标志着墨西哥的选举机构开始呈现出现代性特点。该选举法“确定了官方党在选举机构中的垄断地位”^③,而且“有效巩固了联邦政府决定性干预选举进程的能力,成为推动墨西哥政治制度趋于巩固完善的一个因素”。^④1946年《选举法》成为以后墨西哥选举制度改革的基础,被历届政府继承和发展。1996年选举制度改革时,选举机构仍然有效。目前,1946年《选举法》的重要性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墨西哥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式和变化,廓清当前墨西哥的民主选举模式。

二 “墨西哥奇迹”时期的选举制度改革:稳中求变

1940—1970年墨西哥“经济奇迹”时期,经济年增长率高达6%,工业

^① 参见袁东振:《论墨西哥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50页。

^② 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③ Pablo Zeledón Flores, “El 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Etapas Y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1929 - 2000)”, en *Revist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Vol. 15, No. 33, 1999, p. 38.

^④ Álvaro Arreola Ayala, “La Ley Electoral de 1946”,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50, No. 3, July - September 1988, p. 179.

年增长率8%。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5%上升到34%。从1935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出口经济的年增长率达6%。^①墨西哥从一个农业国家过渡到半工业国家。中间阶层成长起来,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强烈。如何在政治稳定大格局下推动选举制度改革,“稳中求变”,更好地巩固革命制度党的权力,保持政治稳定,是这个时期各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成为推动选举改革的动力。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选举改革:拓宽选举范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三任总统继续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政治民主,给予反对党一定空间。1951年,阿莱曼总统(1946—1952年)精简行政机构,只保留内政部长1人,全国性政党代表的名额增至3人。^②1952年开始,由现任总统直接挑选下一届总统继任者,这种非正式做法一直延续到1996年。^③1954年,科蒂内斯总统(1952—1958年)颁布新法令,将政党登记所需党员人数增至7.5万人;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在墨西哥历史上尚属首次。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墨西哥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变化。1958—1959年爆发教师和铁路工人罢工,古巴革命的爆发在墨西哥引发一系列政治反应,这些因素推动选举制度改革向前发展。1963年6月,洛佩斯总统(1958—1964年)颁布新选举法,规定按照多数票选举,建立“党众议员制”(又称政党代表制),即反对党只要在全国选举中得票率达到2.5%,就可以在众议院中拥有5名党众议员席位,得票率每增加0.5%,可增加一个席位,但最多不能超过20名。^④

(二) 20世纪70年代的选举制度改革:特殊政治背景下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的选举制度改革与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1968年10月2日,墨西哥城三文化广场爆发学生运动,这成为墨西哥政治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墨西哥政局由稳定发展开始走向不稳定发展”^⑤。这场学生

^① Nora Hamilton, *Mexico: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6.

^② 参见张伟:《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1988—1994年)政治改革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4页。

^③ Francisco E. González, “El Ciclo de Dominación de un Solo Partido: México, India y Japón en Perspectiva Comparada”, en *Foro Internacional*, Vol. 49, No. 1, January - March 2009, p. 50.

^{④⑤} 徐世澄著:《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2页,第22页。

运动将墨西哥经济奇迹下的缺少民主、极端贫困以及不平等现象公开化。政府的镇压行动暴露了墨西哥“缺乏政治参与，选举体制缺少竞争性”的弊端^①，侵蚀了墨西哥“完美独裁”的合法性。1968年以后，墨西哥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接纳被墨西哥奇迹‘排除’的社会群体，以恢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②如何应对挑战，是墨西哥政府面临的严峻任务。

埃切维利亚总统（1970—1976年）执政时期，试图挽回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丧失的政治支持，推行“民主开放”政策，释放政治犯，包括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被逮捕的工人领袖和前任总统执政期间入狱的学生。1971年和1973年两次颁布新选举法，放宽反对党参政的条件，“将少数党获得党众议员资格的总票数由2.5%降至1.5%，而各少数党众议员席位的最高限额从20席增至25席。各党竞选参、众议员候选人的年龄也分别放宽到30岁和21岁。”^③1973年“（选举）改革是成功的，不仅扩大了反对党的影响，而且把越来越多的公民和政治组织纳入合法斗争的轨道”。^④墨西哥向着构建更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1977年，波蒂略总统（1976—1982年）颁布《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LOPPE），主要内容有：取消“党众议员制”，代之以“比例众议员制”；将众议院席位扩大到400席，其中300席由简单多数产生，每选区一个，并按照所得选票比例将其中100席分配给反对党；放宽对政党登记程序的限制，为新政党登记提供便利；扩大反对党和反对派候选人使用大众媒介的机会，例如电视、电台等新闻工具^⑤；承认几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其中包括墨西哥共产党^⑥。

从1977年选举改革内容可以发现，这次改革倾向于吸纳左翼力量，允许更多新的社会政治力量进入选举舞台。这是政党体制代表第一次发生重要变

① Rogelio Hernández Rodríguez and Wil G. Pansters, “La Democracia en México y el Retorno del PRI”, en *Foro Internacional*, Vol. 52, No. 4, Octubre - Diciembre 2012, p. 789.

② Nora Hamilton, *Mexico: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3.

③ 杨仲林：《墨西哥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前景》，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6期，第37页。

④ 杨仲林：《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4期，第32页。

⑤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⑥ 墨西哥共产党自1919年成立以来，其地位在“非法”和“合法”之间游离不定，几经波折，1929年被宣布为“非法”，1934年又争取到合法地位，1958年又处于“非法”地位，1978年重新获得合法登记。

化，表面上暂时恢复了政治体制的合法性。1979年议会中期选举时，合法政党由4个增加到7个。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在城市获得了更多的选举支持。

当前，国内部分学者把1977年选举改革视为墨西哥现代选举改革的起点^①。确实，1977年选举改革史无前例，对墨西哥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推动政党和选举制度逐渐向政治开放性方向发展”。^②随着反对党被纳入政党体制之中，现有的政治体制变得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③革命制度党虽然仍是最重要的政党，但是伴随选举竞争性的增强，它自身的优越地位有所弱化。波蒂略政府的选举改革为以后墨西哥开展更广泛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三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选举制度改革：变中求稳

进入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的经济发展走向十字路口，面临抉择。1979—1981年，墨西哥经济快速增长（年均8%），但这种单纯依靠石油出口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大弊端，经济变得更加脆弱。由于外债的增长、利息支付的增加以及国际利率的提升，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资本外逃严重。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下，墨西哥爆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波蒂略政府推行银行国有化措施，但遭到企业家政治盟友的对抗，尤其是那些来自墨西哥北部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参与政治，利用反对党国家行动党来对抗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这种局势间接影响到墨西哥后来选举制度改革的推进。

1982年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德拉马德里（1982—1988年）顺利胜出，国家行动党在1982年和198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北部几个大城市。债务危机“削弱了现政府的合法性和执政成效”^④，促使政府进一步推进选举改革。1986年，德拉马德里总统增加众议院分配的席位，反对党由此获得更多

^① 参见 José Fernando Ayala López, “La Ley Electoral Federal de 1946 y su Influencia en la Administración Electoral en México: Una Mirada Retrospectiva”, en *Política, Globalidad y Ciudadanía*, Vol. 1, No. 2, julio - diciembre 2015, pp. 41 - 58.

^② Francisco E. González, *Dual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Institutionalized Regimes in Chile and Mexico, 1970 - 200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3.

^③ Kevin J. Middlebrook, “Political Change in Mexico”, in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1, 1981, p. 61.

^④ [美] 彼得·H. 史密斯著，谭道明译：《论拉美的民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政治空间；1987年成立选举争端仲裁法庭；允许革命制度党按照代表比例得到相应席位，使其成为绝对多数；创立联邦特区代表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开始从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逐渐转向以开放市场为主导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革命制度党内部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成为推动革命制度党走向分裂的一个因素。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萨利纳斯（1988—1994年）获胜，得票率50.36%；作为独立候选人，前总统卡德纳斯之子卡德纳斯得票率31.12%，居第二位；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克劳希尔（Clouthier）得票率17.07%。^①关于本次选举结果，60%的墨西哥人认为存在选举舞弊行为^②，怀疑选举的真实性。有些人认为，“1988年总统选举对墨西哥政治体制和革命制度党是一场新危机”，“尽管官方党仍然掌握权力，但是选举出现重大变化”。^③自此，政治合法性危机成为墨西哥的基本政治问题，不断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相对封闭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对称。^④人们越来越关注选举的透明度以及对选举过程的监督力度。

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采取一系列选举改革措施，一是为了争取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对选举改革方案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支持；二是考虑到全国性民众组织的政治需求。这些组织初步形成于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之际，当时政府救灾表现乏力，一些民众组织参与处理地震后续救援问题，之后这些组织没有解散，到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逐渐形成全国性范围的社会民众组织。

1990年，萨利纳斯总统把“递加”原则引进众议院，规定超过选票总数35%的政党，每个百分点得到2个额外的席位，进一步确保革命制度党的绝对多数地位；重新规定政党有条件登记；成立联邦选举委员会（IFE），负责整个联邦选举程序。1993年，萨利纳斯总统按照每个政党所占选票的份额，重新分配众议院200个比例代表席位；将少数代表制引入参议院，将每个州

^① Francisco E. González, *Dual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Institutionalized Regimes in Chile and Mexico, 1970–200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0.

^② Joseph L. Klesner, “Review: An Electoral Route to Democracy? Mexico’s Trans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0, No. 4, July 1998, p. 486.

^③ Reynaldo Yunuen Ortega Ortiz, “De la Hegemonía al Pluralismo: Elecciones Presidenciales y Comportamiento Electoral, 1976–2006”, en Soledad Loaeza y Jean-François Prud’homme (coordinadores), *Instituciones y Procesos Políticos*, Vol. 14, México, D. F.: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10, p. 419, p. 422.

^④ Jorge I. Domínguez, “The Scholarly Study of Mexican Politics”, in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Vol. 20, No. 2, Summer 2004, p. 385.

的参议院席位从3个增加到4个。1994年，萨利纳斯总统规定，内政部保留联邦选举委员会，其他成员来自无党派公民代表；允许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过程。这种选举方式的变化打破了常规，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的先例。

事实证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选举制度改革成功延长了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寿命^①，实现了政府在选举制度改革中追求的“变中求稳”目标。

四 1996年选举制度改革与2000年执政轮替：平稳过渡

1994年对墨西哥来说是多事之秋，意外事件不断。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爆发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EZLN），反对政府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3月，萨利纳斯总统指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在蒂华纳被暗杀；9月，革命制度党总书记马谢乌被暗杀。此外，针对富翁的绑架案件频繁发生；执政党内部的争斗也威胁到革命制度党的团结，社会不稳定波及政局稳定。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塞迪略（1994—2000年）当选为总统后着手进行选举制度改革。

（一）塞迪略政府的选举制度改革及1997年中期选举

1994年总统选举与之前的选举活动相比表现出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有大约两万名选举观察员监控了全国范围的选举活动。虽然在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选举违规行为，但选举过程相对透明。第二，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墨西哥历史上一次合法的、诚实的选举。塞迪略成功当选可以归结为几个因素。一是人和因素，革命制度党仍然拥有一定的民心。许多墨西哥人认为，政治动荡形势下，革命制度党是唯一具有足够经验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的政党。二是革命制度党自身因素，它仍然操控着选举，不但控制政府主要职位、操纵农村地区的选举，而且掌控了传媒报道。三是墨西哥政府的推动，选举之前政府的拉票行为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革命制度党胜选。

国内形势的发展推动塞迪略进一步加快民主化进程。此外，选举改革措施也与国际环境有关：一是大势所趋，当时其他拉美国家正在出现民主过渡

^① Stephen D. Morris, “Review: Political Reformism in Mexico: Past and Present”,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28, No. 2, 1993, p. 195.

现象，墨西哥有必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二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国际机构加强了对墨西哥政治合法性的监督。^①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选举改革迫在眉睫。1996年选举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规定没有政党可以拥有超过2/3的选票；联邦选举委员会成为独立机构，联邦选举法庭具有自主性；联邦特区选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地方政府，直接选举墨西哥城的市长；根据比例代表制，扩大参议员数量；政党可以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获得更多免费宣传的机会；降低农村地区的高比例代表，重构300个选举区。^② 此外，塞迪略宣布结束“指定制”（dedazo），决定从他开始，结束由现任总统指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做法。^③ 1996年新选举法朝着自由和公正选举又前进一步。

1997年8月举行议会中期选举，改选众议院500个席位和参议院128个席位。结果革命制度党仅获得众议院239个席位，不足半数，第一次在众议院失去绝对优势。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分别获得121个和125个席位。^④ 反对党在地方层面的选举中大获全胜。12月，墨西哥12个最大城市中有11个城市的市长来自反对党。国家行动党赢得6个州^⑤的选举胜利，这些州不但经济较发达，而且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42%。由此可见，1997年选举结果主要归因于体制的变化和反对党能力的增强。1998年，革命制度党在萨卡特卡斯州（Zacatecas）和阿瓜卡连特斯州（Aguascalientes）的选举中败北。^⑥ 政治形势对革命制度党越来越不利。

（二）2000年大选时的执政轮替

在2000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福克斯（Vicente Fox Quesada）当选为总统。这是20世纪墨西哥最具有竞争性的选举，也是墨西哥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政党轮替。有学者指出，2000年执政轮替也只有

^① Nora Hamilton, *Mexico: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1.

^② 参见 Reynaldo Yunuen Ortega Ortiz, “De la Hegemonía al Pluralismo: Elecciones Presidenciales Y Comportamiento Electoral, 1976 - 2006”, en Soledad Loaeza y Jean - François Prud'homme (coordinadores), *Instituciones y Procesos Políticos*, Vol. 14, México, D. F.: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10, p. 425.

^③ 参见徐世澄著：《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④ 参见 Joseph L. Klesner, “Review: An Electoral Route to Democracy? Mexico's Trans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0, No. 4, July 1998, p. 481, Table 1.

^⑤ 这6个州分别是 Baja California, Chihuahua, Guanajuato, Jalisco, Nuevo León, Querétaro.

^⑥ Pablo Viñamata Viñamata, *El PRI (1968 - 2000): De la Hegemonía a la Oposición*, Máster en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2011/2012, p. 60. <http://diposit.ub.edu/dspace/bitstream/2445/33226/1/vi%C3%B1amata.pdf>. [2016 - 02 - 22]

在1996年选举机构的体制框架下才有可能发生，而这种体制框架是按照选举法的自主性和公民的要求进行修改的。^①可以看到，这是1996年选举改革的产物，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都一致接受选举结果。

从这次总统大选中可以解读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执政轮替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的”；“第二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第一个因素，即民主改革并没有伴之以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型。严格意义上讲，在其基本结构及职能安排方面，现行的制度设计实际上与20世纪是相同的。改革的核心首先是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的功能性选举制度……”^②据统计，革命制度党的政党认同率下滑至14.1%，且支持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国家行动党的政党认同率从16.5%上升到28.9%，相当一部分18~25岁的年轻人选择国家行动党，20.7%的人支持民主革命党。但是，即便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严重失利，革命制度党仍然控制着超过50%的州，20%的众议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革命制度党的下台没有导致墨西哥宪法危机或者政体走向分裂，尽管墨西哥处于动荡的风口浪尖，但仍维持了政局稳定。这主要是因为革命制度党（尤其是总统塞迪略执政时期）提高了选举透明度，而且选举过程平稳，选民参与率高达65%，投票和计票都没有出现问题，整个选举进程进展顺利。革命制度党彻底褪去了“完美独裁”的外衣，塞迪略愿意接受革命制度党的失败。如果革命制度党再想通过操纵选举或其他方式反对民主改革，可能破坏该党执政的合法性并威胁到国家的安定。选民从心理上逐渐接受了政党权力的轮替，年长的墨西哥人已经接受这种政治变化，相信墨西哥走到了重新选择政党的时刻，不会发生被操控的骚乱。从墨西哥政党执政和平轮替的结局看，最近几十年反复造成政治体制和墨西哥社会脱节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④这也是墨西哥多年渐进性选举改革的结果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墨西哥展

^① José Fernando Ayala López, “La Ley Electoral Federal de 1946 y su Influencia en la Administración Electoral en México: Una Mirada Retrospectiva”, en *Política, Globalidad y Ciudadanía*, Vol. 1, No. 2, julio - diciembre 2015, p. 45, p. 53.

^② 罗赫略·埃尔南德斯·罗德里格斯、维尔·G. 潘斯特斯：《墨西哥民主进程与革命制度党东山再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60页。

^③ Reynaldo Yunuen Ortega Ortiz, “De la Hegemonía al Pluralismo: Elecciones Presidenciales y Comportamiento Electoral, 1976 - 2006”, en Soledad Loaeza y Jean - François Prud'homme (coordinadores), *Instituciones y Procesos Políticos*, Vol. 14, México, D. F. :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10, p. 441, p. 443.

^④ Pedro Pérez Herrero y Pedro Carreras López, “La Derrota del PRI: Comienza otra Revolución”, en *Política Exterior*, Vol. 14, No. 77, September - October 2000, pp. 8 - 9.

示了政治成熟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某些特点。

五 结语

回顾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历届政府不断引入新的改革内容，丰富和发展改革制度，名为拓宽反对党的参政空间，意在改革政党体制，维护革命制度党执政合法性，巩固政党的统治权力。选举制度改革追求“变中求保，保中求变”，顺应时代潮流，选举范围不断扩大，突出了自由竞争性^①，合法性不断增强。

墨西哥的渐进性选举制度改革带来两个重要影响。第一个影响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墨西哥“从一党霸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变成竞争和多元政党体制”^②，有助于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相分离，后来又与司法权力有效分离；而且有助于激活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便于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机构的积极性^③，推动墨西哥逐渐成长为现代化民主国家。

1946 年选举法奠定了墨西哥现代选举制度的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改革选举体制，80 年代改革力度加大，90 年代的改革充分结合了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墨西哥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例如，选举程序更加透明和公正，选举监督机构更加强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机会不断增多，政党体制趋于重构等等。尽管如此，墨西哥选举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当前墨西哥选举制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机制来约束选举中的不规范行为。”^④

第二个重要影响是，选举制度改革有助于墨西哥维持政治稳定。这种政治稳定体现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后半期。在选举制度改革历程中，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主动适应政治形势变化，是“变革需求的接受者和推

① Irvin Mikhail Soto Zazueta y Willy W. Cortez, “Determinantes de la Participación Electoral en México”, en *Estudios Sociológicos*, Vol. 32, No. 95, mayo - agosto 2014, p. 324.

② Oniel Francisco Díaz - Jiménez y Igor Vivero - Ávila, “The Dimensions of Competition in the Mexican Party System (1979 - 2012)”, in *Convergencia,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Vol. 22, No. 68, May - August 2015, pp. 3 - 33.

③ Jean - François Prud'homme, “La Insatisfacción con la Democracia en el México Actual”, en *Foro Internacional*, Vol. 55, No. 1, enero - marzo 2015, pp. 309 - 310.

④ Irvin Mikhail Soto Zazueta y Willy W. Cortez, “Determinantes de la Participación Electoral en México”, *Estudios Sociológicos*, Vol. 32, No. 95, mayo - agosto 2014, p. 348.

动者，把需求转变成改革，激励政党形成和政治参与”，延长了该政党的政治生命，有效维护了政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革命制度党下台后，墨西哥虽然发生政党危机，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治动荡。2000年执政轮替的过程是顺利与和平的，发挥了政党的新功能，几乎没有对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体制。这与选举制度改革的渐进性特点密切相关，因为政治体制接受了反对党有限的政治参与，使反对党参政空间逐步拓宽。这个体制具有兼容性，已经能够与新的政治现实相适应。^① 这又与第一个影响相关联。墨西哥政治体制趋于成熟，可以削弱执政党更替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

在墨西哥政府推行选举制度改革半个世纪之后，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下台了，原因复杂，值得好好反思。虽然革命制度党在选举制度改革历程中也在不断更新执政能力，努力不偏离改革目标，但其执政与社会现实相脱离，没有很好地了解大众的需求。^②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曾经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是在合法性和机构框架下成长起来的，它的结构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③，国家行动党的上台有其合理合法性。

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革命制度党成功“回归”，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革命制度党东山再起，墨西哥出现第二次执政轮替，朝政治民主化方向又迈进一步。墨西哥的选举制度改革将会发挥多大作用，该国是否已经形成政党轮替执政的政治格局，还需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高涵)

^① Rogelio Hernández Rodríguez, “Hacia un Nuevo Equilibrio en la Relación de los Poderes”, en Soledad Loaeza y Jean - François Prud'homme (coordinadores), *Instituciones y Procesos Políticos*, Vol. 14, México, D. F.: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10, p. 450.

^② Raúl Rodarte García, “Democracia en México, o la Marcha del Cangrejo”, en *Revista Caribeña de Ciencias Sociales*, enero 2018. <http://www.eumed.net/rev/caribe/2018/01/democracia-mexico.htm>. [2017 - 05 - 02]

^③ Dulce María Sauri Riancho, “México Visto por 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en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Vol. 17, No. 2, Summer 2001, p. 265.